

陈国权教授治疗头痛验案 4 则

● 梅如冰 陈国权[▲]

摘要 陈国权教授习惯于按头痛部位进行辨治:前额痛多责之于阳明胃,常用香砂六君子、半夏泻心汤等;巅顶痛多责之于厥阴肝,常用一贯煎、吴茱萸汤、逍遥散等;两侧头痛多责之于少阳胆,常用温胆汤等;后头痛多责之于太阳,常用葛根汤等。本文论及之头痛,多以肝胆论治。肝病可及胆、传脾胃,又有肾病及肝;而肝病又可分为肝阴虚、肝阳虚,且不通则痛,不荣也痛;感受外邪也不容忽略。故本文从肝寒犯胃、肾气不足,肝肾阴虚、脾胃气虚,肝阴亏虚、胆经痰热,肝郁脾虚、兼有风邪 4 端进行论述,以飨读者。

关键词 头痛 辨治经验 陈国权

陈国权教授系湖北省首届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,2002 年~2011 年担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,从事《金匱要略》教研 30 余载。多年来潜心于《金匱要略》脏腑相关理论的研究,屡有心得。喜用经方辨治疑难杂症,疗效尚好。笔者跟师学习、侍诊,略有感悟。现将其治头痛的经验选荐如下,以希为临床辨治提供思路与方法。

1 肝寒犯胃,肾气不足案

案一 曹某,女,37 岁。2012 年 8 月 18 日初诊。诉两太阳穴附近交替疼痛约 12 年,加重 6 年。从 12 年前始,经前 1~2 天或经行第 2 天即两太阳穴附近疼痛,多系单侧,最长可持续 3 天,伴恶心、呕

吐,6 年前产后加剧。现自觉记忆力差,饮水则尿,但无夜尿,余尚可。脉细,舌红稍暗苔白。证属肝寒犯胃,肾气不足;治宜暖肝和胃,补益肾气;方投《金匱要略》吴茱萸汤合肾气丸加味。药用:吴茱萸 8g,党参 10g,大枣 20g,生姜 6 片,生地 24g,泽泻 10g,茯苓 10g,丹皮 10g,山茱萸 12g,山药 12g,桂枝 3g,制附片 3g,柴胡 10g,黄芩 10g,川芎 10g,地龙 10g,天麻 10g。7 剂,日 1 剂,水煎服。2012 年 9 月 1 日复诊。本次月经头痛不明显,但有一晚上曾轻微疼痛,伴恶心,食欲差,尿次略减;脉微数,舌红苔白。守上方加黄芪 20g、鸡内金 10g。7 剂,日 1 剂,水煎服。前后服药共 3 个月,头痛症状已不明显。

按 两太阳穴附近乃足少阳

胆经所循经,而肝与胆互为表里,肝阳虚而寒,经气不利则痛。脉细并非典型的肝病脉象,但陈教授认为若舌(暗)症合参,则当属肝阳虚而寒无疑。肝寒犯胃则恶心、呕吐,此与《金匱要略·呕吐下利病》篇所论“干呕,吐涎沫,头痛者”相符,故投吴茱萸汤以暖肝和胃而止痛,同时降逆止呕。肾气不足,髓海空虚则自觉记忆力减退,饮水则尿亦属肾气不固之征,故投肾气丸温补肾气以补先天之不足。

2 肝肾阴虚,脾胃气虚案

案二 牟某,女,16 岁。2013 年 3 月 7 日初诊。诉两太阳穴附近断续交替疼痛 1 年。约 1 年前即两太阳穴附近交替疼痛,偶尔俱痛,以右侧为剧,断续发作,短则几分钟,长则 3~4 小时;有时后项亦痛,或入睡稍难。月经先后不定期,偶尔伴腹痛,3~4 天干净,有时口干而苦、目胀,余可。脉略数,舌红苔白。证属肝肾阴虚,脾胃气

[▲]通讯作者 陈国权,男,主任医师、教授,主要从事疑难杂症的中医治疗与研究。
E-mail:chenguoquan729@sina.com

• 作者单位 湖北中医药大学(430061)

虚;治宜滋补肝肾,益气健脾;方投一贯煎合四君子汤加味。药用:生地 15g,当归 10g,川楝子 8g,北沙参 10g,麦冬 10g,枸杞子 15g,黄芪 20g,太子参 10g,茯苓 15g,白术 10g,炙甘草 8g,黄芩 10g,川芎 10g,益母草 10g,沙苑子 10g,菊花 10g。7 剂,日 1 剂,水煎服。2013 年 4 月 20 日复诊。服药期间疼痛逐渐减轻,药尽则疼痛不明显。患者未及时复诊,是欲观察远期疗效。约 1 周前复发,但频率减少,程度稍轻,持续时间较短。脉细,舌红苔少而白。守上方加防风 10g、葛根 15g。服 7 剂后痊愈。

按 肝肾阴虚,水不涵木,经脉失养则两太阳穴附近疼痛;肝阴虚则疏泄不及,久而久之传病于脾致脾气亏虚,肾阴虚既不能涵养肝木又可反侮于脾,加重脾气亏虚。脾气虚累及于心,肝阴虚及于子(心),肾阴虚不能与心相交互济,故睡眠稍难。以一贯煎滋养肝肾之阴血为主,配伍益气健脾之四君子汤,中气实则生化有源。月经先后不定期与肝阴虚疏泄紊乱有关,气血亏虚则月经量少且 3~4 天即尽,气滞而不能行血故偶尔腹痛,以益母草活血调经止痛。虚火上扰则口干苦而目胀,以沙苑子、菊花养肝肾兼以清热明目。

又按 以上两例说明肝阳虚、肝阴虚均可导致头痛。

3 肝阴亏虚,胆经痰热案

案三 陈某,女,74 岁。2013 年 3 月 14 日初诊。诉两太阳穴及右面部疼痛复发 1 个月。自述 10 多年前发现血压偏高,8 年前确诊为脑梗,行走呈摸索状,多年前即右太阳穴及右面部疼痛,但比较轻微,且发作稀疏。2013 年春节期

间再次复发,且症状较前为剧,自服芍药甘草汤 10 剂后疼痛缓解。近 3 天两足肿胀,凌晨消失。近 4 天大便日 2~3 行,偶尔 1 行,质稀;口角流涎,背部有辛辣感。脉滑,舌红苔白。证属肝阴亏虚,胆经痰热;治宜滋养肝肾,清胆化痰;方投一贯煎合温胆汤加味。药用:生地 15g,当归 10g,川楝子 8g,北沙参 10g,麦冬 10g,枸杞子 15g,竹茹 10g,枳实 10g,陈皮 15g,法夏 10g,甘草 6g,茯苓 15g,生姜 3 片,制胆星 6g,黄芩 10g,川芎 10g,薏苡仁 20g,丹参 15g,桃仁 10g,红花 10g,制附片 6g。3 剂,日 1 剂,水煎服。2013 年 3 月 19 日复诊。诉疼痛大减,流涎亦减,行走稍平稳。初诊时未述手足欠温,现补述药后两足迅即变温,两手也较前为温。脉舌同上。守上方加黄芪 20g,制附片加至 10g。3 剂,日 1 剂,水煎服。2013 年 3 月 24 日三诊。诉头部较舒适,行走较平稳,流涎亦不明显。脉结,舌红苔微黄。守上方加地龙 10g。服 3 剂后痊愈。

按 患者以阴虚为主,又兼有轻度肾阳虚,故在养肝肾之阴的同时,加一味制附子以温阳;又因病程较前两例为长,故加桃仁、红花之类,盖“久病入络”也!脉滑是本条辨证的关键,太阳穴及面部疼痛乃肝阴虚经脉不得滋养所致。肝虚则脾亦虚,脾虚生湿,湿邪下注故患者两足肿胀;胆经痰热传病于脾,上贮于肺致口角流涎,且背部有辛辣感,因《内经》认为“背为阳,……阳中之阴,肺也。”大便日 2~3 行属湿邪困脾,下注于肠之象。故投温胆汤理气化痰,和胃以健脾利湿。黄芩与川芎是陈教授治疗两太阳穴附近疼痛的常用药对。川芎归肝经而能活血行气,祛

风止痛;黄芩归胆经而能清热燥湿,无论肝阳虚、肝阴虚还是兼有与肝相照的胆经痰热者皆然,何况黄芩正好清胆热。头痛甚者尚可加用地龙以通络止痛,如首例与此例。

4 肝郁脾虚,兼有风邪案

案四 付某,男,39 岁。2012 年 5 月 12 日初诊。诉头顶不适约 3 天,3 天前不慎吹风致巅顶或痛,咳嗽或身体扭转时疼痛加剧,如炸裂状。发现乙肝 10 余年(目前肝功能正常),两膝盖发酸,右肋间皮肤瘙痒或微痛约 1 周,常发口腔溃疡,有时咳痰,尿微黄。脉略弦,舌红苔白。证属肝郁脾虚,兼有风邪;治宜疏肝解郁,兼以解表;方投逍遥散合五苓散加味。药用:当归 12g,赤芍 15g,白芍 15g,柴胡 8g,薄荷 8g,茯苓 35g,炙甘草 8g,炒白术 22g,生姜 3 片,泽泻 24g,桂枝 4g,猪苓 10g,荆芥 10g,防风 10g,蔓荆子 8g,玄胡 10g,制香附 10g,郁金 10g。7 剂,日 1 剂,水煎服。2012 年 5 月 18 日复诊,诉药至第 4 剂头顶疼痛即消失,诸症多愈。

按 巅顶属足厥阴肝经循行之处,肝郁加之风邪袭入,而“风气通于肝”(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),上犯巅顶故痛。又《金匮要略·水气病》曰“肝水者,其腹大,不能自转侧……”,因身体转侧时则肝经更加不利故头痛加剧。逍遥散解郁之力强而化湿之力弱,故加五苓散健脾利湿兼以解表,况本案另加荆芥、防风、蔓荆子以强祛风之功,内外兼治以除其头痛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柯 峰. 陈国权教授临证药对经验举隅[J]. 中医药通报, 2011(3): 18.